

# 星期天夜光杯

本报副刊部主编 2022年9月18日 星期日 第931期 | 新民晚报 | 首席编辑: 李 伟 视觉设计: 戚黎明 编辑邮箱: wup@xmwb.com.cn

9



■ “刚刚春天”四兄弟关栋天、王汝刚、赵志刚、孙徐春(从左至右)

亲近的人都叫他“阿春”，圈里最好的兄弟是王汝刚、关栋天、赵志刚，四人30多年前因参加第一届上海市优秀青年演员讲习班结缘，见证过彼此所有的高低起伏，能毫无保留地分享彼此的思考、困惑，甚至愤怒与失落。出去吃饭，其他三人都不擅喝酒，反正总有“阿春代”。孙徐春说，我们四个人加起来就是“刚刚春天”，还有很多事情可以一起去做。

## 1 “刚刚春天”朋友圈

重排《51号兵站》，王汝刚、关栋天的名字上了演员表，戏成了，兄弟间从不是谁帮了谁。世间好的关系都是相互映照，双向奔赴的。

孙徐春担任出品人的方言话剧《51号兵站》将于9月20日开启第二轮演出。对孙徐春的采访不时会被电话打断。他的语速很快，接待各方来宾，联络各种关系是出品人的职责之一。

早年他是红遍上海的沪剧王子，如今他是一家文化传播公司的当家人。台前幕后，忙进忙出，他总是那个托底的人。

如今，他的脸上不复有年轻时英俊小生的清秀，却多了几分经得起任何摔打的铿锵孔武。

去年出演陈毅，起因也只是老搭档、老同学茅善玉的一声求助，要孙徐春帮忙“搭搭戏”。10年没有唱过全本，登过大舞台，体型有点发福，脸有点圆了，一扮起来，嘿，还真像那么回事儿。老朋友彼此扶持，彼此成就，人与人交汇时，才能互放光芒。

39岁那年，孙徐春向书法家周慧珺求书一幅“四十不惑”。那夜，二人对饮，一人一小坛黄酒，酒酣耳热，周先生拿出事先写好的手卷：“阿春，人怎会不惑，其实人生永远都是惑，就算到死的那天，可能也还在惑啊。”

吃演艺饭的，小时候大多吃过练童子功的苦。“记得小时候有一次练功，主教老师让我从叠起的4张桌上翻跟斗下来。我抖着两腿爬上桌顶，呀！地上的练功毯怎么小了那

么多，吓得我哭了。其他练功组的同学却在拼命起哄，‘大春顶脱了，有胆，向大春学习！’我想豁出去了，一闭眼便像一堆烂肉摔了下去。惊魂稍定，同学们问我什么感觉，我神秘而又自豪地说，咬紧牙关。”

很多时候，人生不过就是“咬紧牙关”。生活早就给了孙徐春这样的经验。1985年，他一边参加新戏《逃犯》的紧张排练，一边参加全市青年会演，一天3场，又逢上外婆去世，真是筋疲力尽，可到了评奖揭晓，却颗粒无收。解释自己的甘苦？喧嚷自己的委屈？孙徐春没有。他套用了自己喜欢的一部电影的片名《莫斯科不相信眼泪》，他知道唯有努力、坚持，事情到最后，就算不是开始想要的结果，但总会有所获得。



■ 孙徐春近照

## 「斜杠青年」

## 孙徐春

吴南瑶

## 2 跟程乃珊学写作

人生的奖励来得并不晚，1986年戏剧节，孙徐春因《逃犯》一戏获主演奖，不久《逃犯》又拍成了电视连续剧《昨夜情》，他的一曲“为你打开一扇窗”，从此红遍江南。嗓子好，长得帅，1988年，本报推动孙徐春主办了一台演唱会，一时风光无二。那时，孙徐春请人抄了徐志摩的一句话“苦痛的现在只是准备着一个更光荣的将来”，贴在了自己小小的书房墙上。他说，“苦痛”，是因为对现在的不满，对“更光荣的将来”的执着。

他不甘心只是做一个演员，或者说，不愿意躺平。

最初，他有一个文学梦。启蒙老师是程乃珊，20世纪70年代初，前者是惠民中学的英语老师，考进沪剧团之前，孙徐春曾在程老师的班里短暂地上过几堂课，因此结下了一段师生缘。沪剧团离家很近，深受老师喜爱的孙徐春便常到老师家蹭饭，谈自己的文学理想。孙徐春曾经在那里遇到过张贤亮、王安忆、王小鹰……“他们围坐着高谈阔论，我在旁边听得如痴如醉，每次离开，我都要叮嘱程老师，‘再有大作家来，一定要通知我呀’。”

那几年，孙徐春疯狂地“扫”读名著，从俄罗斯到英美，光读书笔记就攒了几十本。他做笔记时分颜色：蓝色笔记录的是故事梗概；黑色笔用来分析小说的写作特点；红色笔写下的是如果由他来表演这个人物，将会如何处理的设想，有时还有由书中人物想象而成的小品构思。

当时，《上海文学》的执行主编周介人是青浦人，也是个沪剧迷，知道孙徐春喜欢写作，就推荐他加入了作协上海分会青创会第二期学员班，参加笔会，和陈村、吴亮睡在一个房间。

1987年，孙徐春在《上海文学》上发表了自己的处女作《第二万次约会》。他还将程乃珊的《穷街》《蓝屋》，都改编成了沪剧剧本。

而后，孙徐春花了两年多时间，自编、自导、自演了沪剧《无船水也流》，借鉴了文学中的一些叙事与表现的方式，通过刻画“运河边三代人的命运沉浮”，想对“我们的历史和人们的处世态度”进行某种思考。这部充满探索性，有着强烈现代意识的戏剧，打破了沪剧的一些传统，当年也有老观众称“看不懂”，却是孙徐春文学梦的一个总结。

## 3 推广沪剧有盘棋



■ 孙徐春出演陈毅市长 记者 王凯 摄

活下去给出的念想。悲观的人读出了人生无意义的叹息，充满斗志的人则说，人活着就得有个目标。

早几年，演出市场有“北麻花，南锦辉”之称。2010年，锦辉开始做商业戏剧，凭着《东京爱情故事》《老男孩》《浪漫满屋》等改编IP的舞台剧，鼎盛时期，一部《盗墓笔记》5年做了1.5亿元票房。2016年，锦辉成为全国第二家以舞台剧为主的文化公司在新三板上市，孙徐春逐渐在流量时代的娱乐工业中，获取了财富与话语权。

从一个对将来充满不确定感的文艺青年到一位成功的商人，孙徐春很多时候，也学会了“妥协”。他说那几年，他会故意克制自己去投一个让自己热泪盈眶的本子的欲望，冷静综合预估分析。

他的精力比大多数人都好。公司有剧目上演的时候，“我的剧组每次都被我作‘死’”，不管戏多晚落幕，总要全员留下再开会总结，“导演远远看到我都要沿着墙走，最好别和我对上眼”。这样的老板，对自己更狠，“就是要精益求精，观众才会开心呀”。

孙徐春没有提挫折。到底跌过哪些跟头，他不喜欢唠叨，大概成功者大多是拒绝悲情和自怜的。兄弟们都佩服他，仿佛永远不会被打败。

这两年，孙徐春将精力更多放在了主旋律剧的创作与制作之上，“天若有情天亦老，人间正道是沧桑。我把这句话当作座右铭，反复告诉公司里的年轻人，这就是人生”。

这两年，做戏剧，有点难。但里尔克说，艰难的生活永无止境，生长也无止境。面对本报记者的摄像头，他提足了气，正色道：新民晚报的读者大家好，我是沪剧演员孙徐春。

10月，锦辉将成立一个沪剧艺术“聚乐部”。作为一名沪剧演员，对于推广沪剧、沪语，孙徐春心里有一盘棋。作为一个上海人，他总想为这座城市做些什么。

扫二维码  
看视频

